序　幕

二〇一九年四月，依旧是丙强国樱花盛开的季节。清明节这天，山本弘刚吃过早饭，便急匆匆地来到首相府。

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,再过四十分钟,丁利国的总统小乔治和山芋岛的特首李三逆要来拜访他。按理说，这是多年不遇的一次盛会，首相本应乐不可支，然而，山本弘的脸上阴云密布，一直绷得紧紧的。

其实,对李三逆秘密来访的用意,山本弘早已知道,他是想同丁、丙两国,商议山芋岛独立之事。

山芋岛是甲圣国的一个海岛,在第四纪冰河期以前,它同甲圣国连在一起，后来由于海水不断上升，出现了海峡，它才成为甲圣国的一个岛屿，同大陆隔海相望。但岛上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居民，都是海峡出现后，从大陆一点儿一点儿迁移过去的。

宝岛虽与祖国隔海相望，但它从未离开过祖国母亲的呵护。尽管历史上，异族人对它觊觎已久，都想把这个“人参娃娃”据为己有，曾一次次巧取豪夺，但母亲用她有力的臂膀，保护住了自己的孩子，使它一次次脱离了虎口，变得更加娇媚可爱。

上个世纪中叶,不知由于何故,它同母亲赌起气来,不再搭理母亲。但虎毒不吃子，况慈母乎？母亲仍以真情与关爱,体贴它、爱护它、暗中保护它,耐心地等待它迷途知返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些别有用心的夷人,为了分化和弱化甲圣国,不停地从中挑拨离间。他们想利用岛内那些短视的政客的权利欲和个人的野心,唆使他们搞‘独立’;让山芋岛与甲圣国永久分离。

但海峡两岸的同胞,都知道‘合则两利,分则俱伤,只有抱成一个团,才能在安全上互卫、经济上互利、科技上互补、发展上互促’;谁都不想干分疆裂土的傻事,让别人从中渔利。因此,始终承认只有一个甲国,山芋岛是甲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上个世纪末,山芋岛的统治者李逆,曾试图将山芋岛从甲国分离出去。但因不得民心,又迫于大陆的武力威胁,闹腾了几年,见有唱无和,在茕茕孑立中,只好杀猪不吹——蔫退。

进入本世纪,李逆阴魂不散,有人又想以‘全民公决’的方式,将山芋岛从祖国母体中分离出去。见此状,母亲愤怒了,海峡两岸的同胞愤怒了,岛上的三军愤怒了,在一片声讨声中‘全民公决’的倡导者们,灰溜溜地滚下台。山芋岛以和平的方式,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当时,在海峡两岸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:

船儿要有港
孩儿得有娘
船儿无港似浮萍
风中摇,雨里晃
怕涛又怕浪
孩儿无娘成乞丐
今讨东,明讨西
到处去流浪

这种滋味咱尝过
往事多凄怆

祖国
您是我的避风港
停泊在妈妈的身边
不怕风高,不怕雨狂
也不怕惊涛骇浪
甲圣
您是我的亲娘
依偎在母亲的怀抱
不畏寒流,不畏雪霜
更不惧虎豹豺狼

这首歌谣曾使多少人心酸，又使多少人落泪。母亲就是在这首歌声中，将孩儿紧紧搂进怀里的。母亲是大度的，她从来不计较孩儿的过去；母亲的心地是善良的，她从不以恶意去揣测孩儿的心；母亲的愿望是美好的，她很少去防范自己不孝的子孙。

正是由于这种仁慈和善良，母亲对孩儿深信不疑。山芋岛虽已和大陆和平统一，但由于它具有较大的自主权，加之为海峡阻隔，远离母亲，这就为产生新的阴谋家和分裂势力，留下了可供滋生的土壤。但前有孔明对孟获“七擒七纵”的历史经验，她似乎成竹在胸，有比孔明还大的信心与把握，对未来的不可测因素，不怕，也没有多想。在孩儿归来时，她只是沉浸在激动与喜悦之中，既不念它的旧恶，也不严束它的未来，只要它再不离开妈妈，几乎有求必应。

也正是这种宽厚与疏忽，酿成了新的苦酒。山芋岛表

面上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但附着在它肌体上的细菌，仍有“喜独”菌种，在这些菌类的侵蚀与毒化下，它的驾驭者，再次产生叛逆心理，变着法子同母亲较劲，甚至又一次扬言，要与母亲分道扬镳。

母亲震怒了，想诉诸武力教训叛逆者，可又怕误伤了岛上那些与母亲同心同德的军民。他们不仅反对分裂，心系统一，而且酷爱和平，不希望看到战争。正在打不忍打，容不能容的两难时刻，山芋岛发生了强烈地震。急得火烧火燎的母亲，派出大批救援人员，准备前去抢救。不孝的逆子，却将母亲拒之门外，相反，对他国人员，来者不拒，均答之以礼，夹道欢迎。余怒未消的母亲，急得直跺脚，在焦灼中，只好拭目以待……

山本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率丙国红十字救援队，在锣鼓声中，来到山芋岛的。抢救时，他发现山芋岛人的染色体与遗传基因的密码排列方式，有异于丙强国人，于是，突发奇想：倘若研究出一种基因武器，在需要占领山芋岛时，先用基因武器对该岛居民进行攻击，在他们染疫患疾，渴望救援时，打着红十字旗，便可在鲜花与掌声中，轻而易举地占领该岛，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吗？

回国后，茅塞顿开的山本弘，利用山本集团雄厚的资金，创建了远东生物研究所，开始了克隆熊与基因武器的研制工作。苦心研究了十几年，刚有了一点点眉目，李逆的小儿子——山芋岛的新特首李三逆，主动找上门来。这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。因为他清楚，丙强国虽是全球的首富，年国民经济总产值比丁利国高出百分之二十，但由于是上一次战争的战败国，军备发展受到限制，在军事上，还属于三流国家。此时山芋岛宣布独立，显然是分疆裂土的反叛行为，甲圣国不会等闲视之，肯定要以武力相干涉。丙强国支持

李三逆，就等于向甲圣国宣战。甲圣国经过几代人的奋发努力,国力渐昌,与其对阵,没有丁利国的支持,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。想到这里，山本弘紧绷着的脸，更加阴森可怖，两道又浓又重的眉毛，几乎拧到一起，两只蛇眼和鞋拔子脸，显得更加难看。

约摸过了两刻钟，从窗外传来车轮碾地发出的震颤声。他站起身来，刚想快走几步，去迎候来宾，扭过头向窗外一望，见一辆凯迪拉克，在樱花掩映着的花岗石弯路上，缓缓开来，他知道，这是李三逆的坐骑。

他打心眼里讨厌这位不速之客，有意地将目光移开。只见轿车的上方，有几只麻雀，边唧唧地叫着，边无目的地飞来飞去。远处,有一只苍鹰,在蓝天与白云间翱翔。“多么好的天气，我却要迎接一位讨厌的来访者。”山本弘在心里嘟哝着，不情愿地迎了出去。

“首相早！”侍卫刚打开车门，李三逆忙不迭地钻出车。那张酱豆腐脸，笑成了菊花样。在五米开外，就伸出右手，边问候边向前小跑。

“特首昨晚休息得可好？”

“好！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”

“其实，三逆君就是回家来了。您是否发现，我们都长着一张东方人都引以自豪的大和脸，说不定我们是同祖同宗呢！”山本弘知道李三逆的祖父是丙国人，半嘲讽半挖苦道。

“也许,也许。’李三逆红着脸附和着。

就在这时，小乔治的车也来了。山本弘和李三逆，都急急忙忙走上前去，点头哈腰地欢迎从车门先伸出腿后钻出身子的小乔治。

远处的苍鹰依旧在空中盘旋。那几只唧唧喳喳的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雀，有的落到首相府的窗台上，有的站在树上。

正在乙兴国访问的甲圣国总长铁军，应乙兴国总理卢金和三军大元帅宙斯之邀，早步入总理府。在会晤开始前，卢金让人打开监视器。会议厅正面墙壁上挂着的大屏幕上,立即显示出李三逆、小乔治、山本弘三方秘密会谈的画面。原来，丙强国首相府上空的苍鹰、窗前唧唧喳喳的麻雀,都是乙兴国的电子纳米鸟。它们靠太阳能驱动,可长期执行侦察预警任务。当它们工作到寿命的极限时，会自动烧毁。铁军面前的图像与原声,都是它们从万里之外,通过卫星发送回来的。

铁军少年时先后在丙强国和丁利国留过学，不用翻译，也能听懂小乔治、山本弘说的是什么。他见小乔治仰靠在椅背上,努了努嘴,随后两掌向上摆动了几下,拉长声音说：“密斯李,我们是在唱三人台,开场戏非你莫属,请!”

话音刚落,李三逆急忙站起来,向小乔治、山本弘行了鞠躬礼后,开宗明义道：“这一天,我们父子两代企盼已久。拜会两位领袖的目的，不说二位也清楚。同大陆虚与委蛇，日子熬得实在太苦,山芋岛准备宣布独立,为防大陆武力干涉，请两大国在道义和军事上鼎力相助。”

“你准备独立,岛民支持吗?”山本弘惊诧地看看李三逆,又瞧了瞧小乔治,问：“十几年前,你们山芋岛,有过前车之鉴,你忘了没有?”

“没有,没有。孔子曰,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,不能什么都听下人的。”

“特首先生,你的勇气和决心,我万分钦佩,但没有民众的支持，你的决心和愿望都会落空的。”

“当然不会落空。丙、丁两国的利益,我的前程,全系此举，不成功便成仁！”李三逆涨红着脸申辩道。

“哈哈！你是个铁汉子。我们丙强国，早就盼望山芋岛有这样的中流砥柱出现，今天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。什么时间？”山本弘用手指击打着桌子，激奋地问。

“和两位领袖商量,尚未决定。”

“不过，敝国一向倾心于经济建设，无暇自顾，眼下出兵,困难很多,若没有丁利国的策应,我们爱莫能助。”山本弘说罢摊开两手，转过头去看小乔治的神色。

小乔治仰面瞧着天花板,默不作声,心里在盘算:山芋岛是丁利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挟甲圣国的一张王牌。它“不战、不和,不独、不统”,对我们丁利国最有利。这张王牌攥在我们的手中，什么时候想打就打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倘若它宣布独立，因自身防卫能力脆弱，肯定要寻找靠山。本国与它相距几千里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它不会投靠。丙强国与它隔海相望，便于依靠。到那时，会鸡飞蛋打，本国将一无所有。相反，丙强国有了南下的前进基地，在技术侵略、商贸扩张上，会使他的主要对手望尘莫及，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想到这儿，他斜眼瞟了山本弘一下，猛然想到借刀杀人,以敌耗敌之计,随后朗声说道：“山本君,您不够朋友！三逆先生有求于你我，我们怎能无动于衷？更何况此举贵国获利最多。”

山本弘依旧用手指轻轻地击打着桌面，智慧的机器在头脑中飞快地运转着。山芋岛现在宣布独立，虽打乱了他精心设计的基因战争的时间表,但小乔治的话不无道理,山芋岛独立后，获利最多者，确实是他的国家。他立马换种腔调说：“总统阁下言之有理,我们现在唱的是三人台,将来，仍要唱三人台。既然山芋岛宣布独立贵国肯鼎力相助，敝国决不会坐以静观。”

“很好！首相是个绝顶绝顶聪明的人。我们已经不谋而

合，下面该谈谈实质性问题了。”小乔治将头转向李三逆，示意他继续讲。

“总统、首相，从便于两国海军作战出发，本岛拟在六月初宣布独立，不知可否？”

“不行！”山本弘斩钉截铁地说，看样子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。因为在他同意参战的瞬间，已勾画出一幅蓝图，丙强国要趁备战这个机会，迅速扩军，争取在战争开始前，跻身于军事强国之列，为将来不再听命于丁国准备条件。

他没想到，坐在他旁边的小乔治，不是当年的张伯伦，没有那样附庸和愚蠢。山本弘刚翘起尾巴，小乔治就猜出他能拉几个粪蛋蛋。

“首相阁下，特首之言，很值得考虑。四至六月，是海战的最佳季节。往后拖，台风无情，风云难测呀！”小乔治说着站起来，在厅内来回踱步，显得有些迫不及待。

“东方兵圣孙子，主张以虞待不虞。他的优秀后裔毛泽东，也力倡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为了有取胜的绝对把握，我看不可操之过急，山芋岛还是推迟一年，最早也得到十一月宣布独立为好。”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山本弘，跟在小乔治的后面，据理力争。

此时，李三逆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像一个淘气挨罚的孩子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脑袋机械地随着两位元首转。

“首相阁下，倘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孙子还有句名言：兵胜速，不胜久。我们将战争的时间提前，是仓促了些，可对方毫无准备，比我们更仓促。这有利于我们出奇制胜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“总统言之有理！总统言之有理！”李三逆见小乔治没有一星半点退让之意，知道山本弘胳膊拗不过大腿，急忙奉承着。

“既然二位主意已决,我也不好再坚持。时间,由总统定,打法嘛,以山芋岛正面抗击,我们两国的海军南北对进,将甲圣国登陆部队歼灭在上陆之前为宜。”

“很好!很好!我太平洋舰队由南向北,贵国海军由北向南,六月初会师山芋海峡。特首先生,您明白吗?”

“明白!明白!一切都清清楚楚!”

看到这里,铁军鄙夷地笑了笑,显得满不在乎。卢金风趣地开起玩笑:“总长阁下,凭我的直觉,完全看得出,贵国早有防范。你们为了收土又收心,是不是也要来个‘七擒孟获’呀?贵国的领袖,恐怕比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还高明,看来,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。到时候,你们土豆烧蠢猪,可别忘了朋友!”

“大大小小三头,其中最蠢的至少有一头,吃不完,吃不完!本国有句谚语:交友贵诚,有难同当,有福共享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,近年来,丙强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,把你们搞得好苦。到时候你们可以痛洗前仇,趁丙强国海军南进之机,抄其后路,迫其回援。我海军全力配合,以海上伏击战,歼敌于回师途中。这样,我们都可吃到上等的土豆烧蠢猪。宙斯,您也不忌口吧?”

“不忌!不忌!其实,我比您还馋,土豆烧蠢猪,咱们吃定了!”

聪明的卢金,唤人拿酒来。总理府中,响起了朗朗的笑声和悦耳的碰杯声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、小乔治袖手观海战,田中佐仓皇避白鲸

李三逆回到山芋岛后，立即召开政要紧急会议。为了绝对保密，仅限党政首脑，三军参谋长以上头头参加。

李三逆丢掉在丙强国三方会谈时的媚态,拉开架势,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,故意抬高嗓门说道:"诸位,本岛独立,大家翘首企盼已久,几代人的夙愿,即将变为现实!"他说到这儿，停顿了一下，希望听到热烈的掌声。没想到本党反对派领袖郝必正，腾地站起来，指着李三逆的鼻子数落道："特首大人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意孤行。在座的诸位同仁都知道，山芋岛在和平统一之前，犹如一条断了锚的船，风起摇，浪打晃，我们的父辈胆战心惊地过了几十年。和平统一后，尽管因为制度有别，信念不同，我们同大陆吵吵闹闹，嘴仗一直没有间断过，但大陆毕竟是呵护我们的港湾，是母子间的争吵。由于海峡两岸的甲圣国人，在抵御外患时,都能抱成团,洋人慑于祖国的强大,我们携手的威力，才不敢染指本岛。如果我们倒行逆施，重新宣布独立，不仅大陆不干，会诉诸武力，使山芋岛面临腥风血雨之灾，就是躲过这场灾难，也等于自动漂出港湾，成了没娘的孩子。到那时，山芋岛真的成了山芋，诸列强谁都敢欺辱它，想烧则烧，想煮则煮，其前途令人不寒而栗。我真想不通，特首为什么要置本岛前途与三千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！难道只是为了过过一国之尊的瘾吗？这与历史上的袁世凯又有什么

两样？”

郝必正的发言，字字如投枪、匕首，刺痛了坐立不安的特首。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怕别人看见，从托盘里抓起一条热毛巾，以擦脸为掩饰，用两眼的余光，向主席台下扫视一圈。只见席间有人偷偷为郝鼓掌，有人翘起大拇指暗暗向郝致意。李三逆知道他与郝谁更得人心，但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中，毕竟都带着老逆不服输的基因，干咳了两声之后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必正兄，您多虑啦！其一，此次行动，北有丙强国保驾，南有丁利国护航，即使大陆动武，我们这艘断了锚的方舟，依然万无一失。其二，独立后，这艘断了锚的方舟，在海上漂泊更加自由。至于避风的港湾，丙、丁两国都可为我们提供。到那时，我们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、指手画脚了。

“卖国！你和你爹一样，兜售的全是分祖裂宗、卖国求荣的理论！”反对党领袖宋小楚，突然站起来破口大骂。

“骂得好！身为特首，竟无耻到这种地步，令人发指！”“太不像话！海峡两岸的甲国人，同为圣帝之后，这样明目张胆地分疆裂土，圣帝在天之灵有知，怎么能饶恕你这个乱臣贼子！”主席台下乱成了一锅粥，骂声、谴责声混成一片。

李三逆见阵垒已经分明，嘭的一声摔碎暖壶，厉声喝道：“来人，把扰乱会场者全部抓起来！”随着他那破锣般的喊声，早已埋伏在主席台后的卫兵，一齐冲出，按着特首的指点，把持不同政见者，一个接一个地抓走。

李三逆那张扭曲了的酱豆腐脸，慢慢地松弛下来。他咧开嘴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留下的，全是志同道合者，是我们事业的中坚与骨干，此举成功与否，仰仗各位。六月一日，丙、丁两国在海上会有大的行动，肯定会同大陆交火。我先静观事态的发展，若丙、丁两国得手，八时，本岛正式宣布独

立。倘若丙、丁两国在海战中失利,我不出击、不宣战、不谈独，依旧维持现在的局面，继续同大陆虚与委蛇。此事关系到在座诸位的身家性命，请大家严格保密，抓紧准备，做到万无一失。”

会议结束后，李三逆在众人簇拥下步出特首府。出门后因外面的阳光太耀眼，急忙回过头，想适应一下，忽然见到两只金黄色的蝴蝶，在窗前飞来飞去。他余悸未消的心，随着蝴蝶翅膀的扇动，开始松弛。他信神，在他看来，每年第一次见到的蝴蝶，若是白色或黑色，那是倒霉的兆头；红色，表示让人嫉妒的事情即将发生；只有金黄色，才预示着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。他从两只蝴蝶的颜色上，看到了成功的希望，心中不觉暗喜。

蝴蝶刚飞到楼顶，有四五只马蜂，从花丛中飞起，嗡嗡嗡地朝他扑来。李三逆八岁那年，被马蜂蛰过，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吓得他急忙往屋里跑。马蜂跟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后，又嗡嗡嗡地飞走了。

怀里像揣着小兔子，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的李三逆，见马蜂飞得无影无踪，才战战兢兢地走出来，率领众人，穿过林阴道,来到望海亭。

一望无垠的大海，波澜不惊，像一面无框的镜子，把天上的白云、海鸥,都映在镜面上。

李三逆害怕大海的平静，因为这有利于大陆的海上进攻；他又怕六月初没有这样的海面，给丙、丁两国隔岸观火制造口实。多年的观察，父子两代人的经验，使他对丙、丁两国都缺乏信任感。当年蒋家父子的失宠，越南阮氏兄弟的被耍,在他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但要孤注一掷,下决心与大陆赌一局，还不得不寄希望于这两国。他为了排遣胸中的烦躁，双手扶着栏杆，两眼盯着在他前上方忽上忽下的

海燕。

李三逆不会想到,他见到的蝴蝶、马蜂、海燕,都是大陆从几十海里以外的‘渔船”上放出的电子‘侦察兵”。在它们目标捕捉器的电脑中，早锁定李三逆和他几个死党的图像，与太空的侦察卫星相配合，对他们实施全天候的跟踪监视。就在此时此刻,甲国军委主席、副主席、委员们,也在秘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。

从监视大屏上见李三逆等人向望海亭走去，甲国军委主席常胜,扬了扬剑眉,问“肖扬同志,大白鲸进展情况怎样？”

“比预想的好。几次模拟试验，命中率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。破损率，航母为百分之八十九，驱逐舰、护卫舰均在百分之九十三点五至百分之九十六。”

“很好 看来,我国人民并不笨。大白鲸证明,我们在卫星导航、激光成像、雷达制导、隐身技术、仿生技术、声呐技术、涡轮推进技术的综合利用和结合上，已走在世界的前面。大白鲸就是我们海战的撒手锏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抓紧准备,静以观变,把一切尚待解决的问题,都在六月一日以前解决。铁军同志，具体作战方案，由你负责拟制。要从多种可能去考虑，做到万无一失，彻底粉碎敌分疆裂土的阴谋！”

“请主席放心！全军将士，不会让祖国丢掉一寸土地，敌分疆裂土的图谋,决不会得逞!’常胜话音刚落,铁军腾地站起来,看着主席期待的目光,宣誓般地答道。

在双方悄悄的准备中，战争一天天地临近。太平洋的海面上,每一秒钟的平静里,都孕育着一场恶战。从五月上旬起,丁利国的太平洋舰队,就开始在山芋岛东南的海面上频繁演习。甲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,提出强烈的抗议。小乔

治却亲自召见甲圣国驻丁利国大使,放出口风说“:丁国无意干涉他国内政,更不愿伤了两国间的和气,因为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,会给甲、丁两国带来共同的利益。”从而给风起云涌的海峡局势，罩上了一种更加神秘的色彩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,丙强国的南方舰队和北方舰队,一起出动。南方舰队向山芋海峡方向机动，北方舰队绕过高句丽半岛，以缓慢的速度，向甲圣国的济州半岛一点儿一点儿地逼近。

甲国的领袖们,深知丁国一向信奉‘ 利益至上 ’的原则，在他们的哲学中，“ 只有永久的利益，没有永久的朋友 ”。小乔治所言不无道理，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，会给甲、丁两国带来共同的利益。因此甲国猜测，丁国不会为丙国和李三逆的利益，去牺牲本国的利益，火中取栗，送给他人。可它舰队的北进，又让人疑惑不解。

为防不测，五月八日，甲圣国进入一级战备。除总理方芳主持正常国务外,常胜、铁军,各军种司令、政委、参谋长等主要首长，都进入北岳地下指挥部。

五月二十六日,丙、丁两国海军,不顾甲国的严正抗议，已抵近山芋海峡,形成南北对进的态势。丙国北方舰队,已驶至济州半岛东二百二十海里处待机。

已经一连几夜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的常胜和铁军，依旧坐在监视大屏前,分析敌情、研究态势、拟定对策。突然，从济州前指的信息终端,传来一个重要情报“:一号首长,据多方侦察得知,丙国北方舰队,有克隆熊一个旅、机器人两个旅、陆战队五个旅。很有可能趁山芋海峡混战之机,针对我近海抗击之特点,先以克隆熊旅上岸骚扰我守备军民,接着以两个机器人旅抢占滩头阵地，抗击我反突击。得手后继续向纵深扩张战果，掩护后续梯队登陆，以夺取我济州

岛,侵占我腹地,撞开我东大门。届时,我拟以大白鲸,将其截击在距岸三十至四十海里处，抑其长而胜之。可否，请指示 ！

常胜看完这份密码传真电报，揉了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,指示铁军:立即回话,此案可行,但届时必须闻令而动，顾及全局。”

五月二十九日,丙国南方舰队已侵入山芋海峡,可丁国太平洋舰队，依旧在山芋岛东南水域游弋。机敏过人的铁军，从监视大屏上看到这种情况，眼前一亮，兴奋地对常胜说:主席,看样子,善于玩坐山观虎斗游戏的丁国,可能故技重演，让丙国为其火中取栗。”

“何以见得?”

“您看，太平洋舰队不进不退，十有八九是摆出参战的架势，迷惑它的盟友。等丙国投入战斗之后，小乔治在观望中决定自己的棋怎么走，借我之刃削丙国之锐，为战后无人与其争雄埋下伏笔。”

“分析得不错！丙、丁两国向来貌合神离，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商战中，出现了丙进丁退的新格局，丁国不满又无奈，借此机会玩它一把的可能性是有的。但是，前提条件是我打得好。只有把丙国海军打得落花流水，丁国才有可能先观战,后言和。”

“主席的意思我明白,到时候要看住丁国,痛打丙国,伺机解放山芋岛。”

常胜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继续观看监视大屏上的敌军动向。时间在统帅们焦灼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。六月一日,朝霞刚开始涂抹东方的天空,甲国的雷达上,便出现了丙、丁两国的舰队向山芋海峡疾进,舰载飞机多批次升空的回波信号。指挥所的监视大屏上,也是模糊一片,什么都看

不清。铁军急忙命令："0018！0018！0018！"

0018是甲国抗敌电子佯动、欺骗、干扰的方案。在上个世纪末，本世纪初，丙、丁等国都玩过这种鬼把戏，把甲国骗得好苦。被人当猴耍过的甲国，卧薪尝胆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，终于研究出多个对付的方案。铁军的命令刚下达完毕，雷达与监视大屏便出现了清晰可辨的信号与图像。

常胜见丙国南方舰队开足马力，向山芋海峡中部疾进，丁国太平洋舰队，依旧试探性地向北缓慢地开进，及时提醒铁军："以假对假，以佯对佯！"

"是！"铁军答了一声后，对着空气震荡数字送话器，以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："201，301，按一号方案行动！""201明白！""301明白！"对方回答的余音刚落，指挥平台正前方的大屏上，已出现岸基航空兵从机场起飞的银色亮点。亮点渐渐地变成一架架歼击机，在蔚蓝的天空中，像无头的苍蝇，忽南忽北，时上时下，始终捕捉不到目标。驶离港湾的舰队，也成了撵兔子的瞎狗，一会向左，一会往右，被对方佯动的目标，牵着鼻子，团团乱转。

见岸基航空兵和驶离港湾的舰队，都装出上当的样子，假戏演得可以乱真，常胜和铁军不约而同地说："切换出田中佐和圣约翰的画面！"在监视大屏的画中画里，立即出现丙国海军大将田中佐和丁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圣约翰的图像。

田中佐面带得意的微笑，双手叉腰，站在核动力航母东条号指挥塔里的监视屏前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说："很好！很好！我们的欺骗，非常成功。"随即命令道："东洋北，向鸡嗉子靠拢！东洋南，按计划行动，加速前进！"

随着田中佐的命令，丙国北方舰队，向甲国济州方向缓慢地靠拢；南方舰队，开足马力，向山芋岛西侧水域挺进。

丁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圣约翰,却连连摇头,对甲国空海军的接连出击，不知是怀疑，还是不理解。他的舰队，依旧缓慢地向山芋岛西侧水域机动。

见此状,铁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知道,主席以假对假，以佯对佯的着数，在与田中佐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基本奏效。甲国正在佯动中的两大舰队，已对丙国南方舰队形成钳形攻势,急忙请示:"一号,烧蠢猪的时机已经成熟,可否按'A—2 方案'行动?"

"A—2 方案"，是先以电子干扰机，扰乱对方的"神经",紧接着轰炸航空兵,用空对舰导弹突击丙国南方舰队,趁其仓促迎战之机，甲国两舰队的舰对舰导弹一齐开火，掩护大白鲸出击。

"可以!"同样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的常胜,点了点头。铁军立即命令:"201、301,按'A—2 方案'行动!"

"201 明白!""301 明白!"

歼击机掩护着的轰炸机群，一批批飞向山芋海峡，遭到丙国南方舰队舰对空导弹的拼命拦截。甲国两舰队迅速收缩合围圈，在即将进入丙国舰对舰导弹有效射程时，突然停止前进，舰上导弹先敌开火。就在田中佐将注意力集中在空中与舰上时,甲国有几艘军舰,突然加快速度,向他的舰队冲来。他的舰队急忙以导弹进行拦截，这几艘军舰先后"中弹"下沉。其他舰船见势不妙,掉头要逃。就在田中佐得意忘形,欲下令全速追击时,他面前的监视屏上,出现了上百条大白鲸,正向他的舰队游来。

田中佐心中纳闷,这个海域有大白鲸活动,但从未见过这么庞大的鲸群,这里是否有其他名堂?殊不知,"中弹"下沉的军舰,并没有中弹,是预先设计好的,在开舱放鲸时,以下沉的假动作迷惑敌人,结果奏效。这些大白鲸,是应用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